H. H. MU
CHINESE LIBRARY

宋歐陽六一居士外集錄目

書疏劄子

論臺諫官言事未蒙聽允書
論包拯除三司使上書
論選皇子疏
論美人張氏恩寵宜加裁損劄子
論議濮安懿王典禮劄子
論賈昌朝除樞密使劄子
論臺諫官唐介等宜早牽復劄子

論罷鄭戩四路都部署劄子
論江淮官吏劄子
論逐路取人劄子
言青苗錢第一劄子

狀

論杜衍范仲淹等罷政事狀
論史館日曆狀
議學狀
乞與尹構一官狀

言西邊事宜第一狀
論契丹侵地界狀
論修河第三狀
附四六表啟 共十六篇
滁州謝上表
揚州謝上表
論宣召入翰林表
再辭侍讀學士表
進新修唐書表

辭樞密副使表
乞罷政事第三表
亳州乞致仕第二表
蔡州乞致仕第二表
蔡州乞致仕第三表
謝復龍圖閣直學士表
南京留守謝上表
亳州謝上表
謝賜漢書表

謝擅止散青苗錢放罪表

謝校勘啟

盧嘗一一立
案

六一居士外集錄卷二

書疏劄子表狀啓

論臺諫官言事未蒙聽允書

臣聞自古有天下者莫不欲爲治君而常至於亂莫不欲爲明主而常至於昏者其故何哉患於好疑而自用也夫疑心動於中則視聽惑於外視聽惑則忠邪不分而是非錯亂忠邪不分而是非錯亂則舉國之臣皆可疑旣盡疑其臣則必自用其所見夫以疑惑錯亂之意而自用則多失失則其國之忠臣必以理而爭之爭之不切則人主之意難回爭之切則激其君之怒心而堅其自用

之意然後君臣爭勝於是邪佞之臣得以因隙而入希旨順意以是爲非以非爲是惟人主之所欲者從而助之夫爲人主者方與其臣爭勝而得順意之人樂其助已而忘其邪佞也乃與之并力以拒忠臣夫爲人主者拒忠臣而信邪佞天下無不亂人主無不昏也自古人主之用心非惡忠臣而喜邪佞也非惡治而好亂也非惡明而欲昏也以其好疑自用而與下爭勝也使爲人主者豁然去其疑心而回其自用之意則邪佞遠而忠言入忠言入則聰明不惑而萬事得其宜使天下尊爲明主萬世仰爲治君豈不臣主俱榮而樂哉與其區區自執而與臣下爭勝用心益勞而事益

慼者相去遠矣臣聞書載仲虺稱湯之德曰改過不恡又戒湯曰自用則小成湯古之聖人也不能無過而能改過此其所以爲聖也以湯之聰明其所爲不至於繆戾矣然仲虺猶戒其自用則自古人主惟能改過而不敢自用然後得爲治君明主也臣伏見宰臣秉執中自執政以來不叶人望累有過惡招致人言而執中遷延尚玷宰府陛下憂勤恭儉仁愛寬慈堯舜之用心也推陛下之用心天下宜至於治者久矣而紀綱日壞政令日乖國日益貧民日益困流民滿野濫官滿朝其亦何爲而致此由陛下用相不得

疑根

○其人也近年宰相多以過失因言者罷去陛下不悟宰相非其人

婉轉切至歐陵獨步

反疑言事者好逐宰相疑心一生覩聽既惑遂成自用之意以謂宰相當由人主自去不可因言者而罷之故宰相雖有大惡顯過而屈意以容之彼雖惶恐自欲求去而屈意以留之雖天災水旱饑民流離死亾道路皆不暇顧而屈意以用之其故非他直欲沮言事者爾言事者何負於陛下哉使陛下上不顧天災下不恤人言以天下之事委一不學無識諂邪狠愎之執中而甘心焉言事者本欲益於陛下而反損聖德者多矣然而言事者之用心本不圖至於此也由陛下好疑自用而自損也今陛下用執中之意益堅言事者攻之愈切陛下方思有以取勝於言事者而邪佞之臣

得以因隙而入必有希合陛下之意者將曰執中宰相不可以小事逐不可使小臣動搖甚者則誣言事者欲逐執中而引用他人陛下方患言事者上忤聖聰樂聞斯言之順意不復察其邪佞而信之所以拒言事者益峻用執中益堅夫以萬乘之尊與三數言事小臣角必勝之力萬一聖意必不可回而言事者亦當知難而止矣然天下之人與後世之議者謂陛下拒忠言庇愚相以陛下爲何如主也前日御史論梁適罪惡陛下赫怒空臺而逐之而今日御史又復敢論宰相不避雷霆之威不畏權臣之禍此乃至忠之臣也能忘其身而愛陛下者也陛下嫉之惡之拒之絕之執中

爲相使天下水旱流亾公私困竭而又不學無識憎愛挾情除改差繆取笑中外家私穢惡流聞道路阿意順旨專事逢君此乃諂上傲下愎戾之臣也陛下愛之重之不忍去之陛下睿智聰明羣臣善惡無不照見不應倒置如此直由言事者太切而激成陛下之疑惑爾執中不知廉耻復出視事此不足論陛下豈忍因執中上累聖德而使忠臣直士卷舌於明時也臣願陛下廓然回心釋去疑慮察言事者之忠知執中之過惡悟用人之非法成湯改過之聖遵仲虺自用之戒盡以御史前後章疏出付外廷議正執中之過惡罷其政事別用賢材以康時務以拯斯民以全聖德則天

下幸甚臣身叨恩遇職在論思意切言狂罪當萬死

執中已被御史連劾章奏留中不行而公繼仲之此君臣爭勝之說所以切中也章奏留中之弊至明萬曆已極使公立於其朝其慷慨論列可勝道哉

論包拯除三司使上書

臣聞治天下者在知用人之先後而已用人之法各有所宜軍旅之士先材能朝廷之士先名節軍旅主成功惟恐其不趨賞而爭利其先材能而後名節者亦勢使之然也朝廷主教化風俗之薄厚治道之汙隆在乎用人而教化之於下也不能家至而諄諄諭之故常務尊名節之士以風動天下而聳勵其偷薄夫所謂名節之士者知廉耻修禮讓不利於苟得不牽於苟隨而惟義之所處白刃之威有所不避折枝之易有所不為而惟義之所守其立於朝廷進退舉止皆可以為天下法也其人至難得也至可重也故

其爲士者常貴名節以自重其身而君人者亦常全名節以養成善士伏見陛下近除前御史中丞包拯爲三司使命下之日中外喧然以謂朝廷貪拯之材而不爲拯惜名節然猶冀拯能執節守義堅讓以避嫌疑而爲朝廷惜事體數日之間遽聞拯已受命是可惜也亦可嗟也拯性好剛天姿峭直然素少學問朝廷事體或有不思至如逐其人而代其位雖初無是心然見得不能思義此皆不足怪若乃嫌疑之迹常人皆知可避而拯豈獨不思哉昨聞拯在臺日常自至中書詬責宰相指陳前三司使張方平過失慫宰相不早罷之既而臺中寮屬相繼論列方平由此罷去而以宋

得無已甚

祁代之又聞拯亦曾彈奏宋祁過失自其命出臺中寮屬又交章
力言而祁亦因此而罷而拯遂代其任此所謂蹊田奪牛豈得無
過而整冠納履當避可疑者也如拯材能資望雖別加進用人豈
爲嫌其不可爲者惟三司使爾非惟自涉嫌疑其於朝廷所損不
（煞著）
細臣請原其本末而言之國家自數十年來士君子務以恭謹靜
（從根說起）
愼爲賢及其弊也循默苟且頹惰寬弛習成風俗不以爲非至於
百職不修紀綱廢壞時方無事固未覺其害也一旦黠虜犯邊兵
出無功而財用空虛公私困弊盜賊並起天下騷然陛下奮然感
悟思革其弊進用三數大臣銳意於更張矣於此之時始增置諫

官之員以寵用言事之臣使之舉職由是修紀綱而繩廢壞遂欲分別賢不肖進退材不材而久弊之俗驟見而駭因共指言事者而非之或以謂好訐陰私或以爲公相傾陷或謂沽激名譽或謂自圖進取羣言百端幾惑上聽上賴陛下至聖至明察見諸臣本以忠身徇國非爲已利讒間不入遂荷保全而中外之人久而亦漸爲信自是以來二十年間臺諫之選屢得讜言之士中間斥去姦邪屏絶權倖拾遺救失不可勝數是則納諫之善從古所難自陛下臨御以來實爲盛德於朝廷補助之效不爲無功今中外習安上下已信纖邪之人凡所舉動毋畏言事之臣時政無巨細亦

惟言事官是聽原其自始開發言路至於今日之成效豈易致哉可不惜哉夫言人之過似於徼訐逐人之位似於傾陷而言事之臣得以自明者惟無所利於其間爾而天下之人所以為信者亦以其無所利焉今拯屏逐二臣自居其位使將來姦佞者得以為說而惑亂主聽今後言事者不為人信而無以自明是則聖明用諫之功一旦由拯而壞夫有所不取之謂廉有所不為之謂恥近臣舉動人所儀法使拯於此時有所不取而不為可以風天下以廉恥之節而拯取其所不宜取為其所不宜為豈惟自薄其身亦所以開誘他時言事之臣傾人以覬得相習而成風此之為患豈

又將心迹剖分極明嫌疑二字始透

謂小哉然拯所恃者惟以本無心耳夫心者藏於中而人所不見迹者示於外而天下所瞻今拯欲自信其不見之心而外掩天下之迹是猶手探其物口云不欲雖欲自信人誰信之此臣所謂嫌疑之不可不避也況如拯者少有孝行聞於鄉里晚有直節著在朝廷但其學問不深思慮不熟而處之乖當其人亦可惜也伏望陛下別選材臣為三司使而處拯他職置之京師使拯得避嫌疑之迹以解天下之惑而全拯之名節不勝幸甚臣叨塵侍從職號論思昔嘗親見朝廷致諫之初甚難今又復見陛下用諫之效已著實不欲因拯而壞之者為朝廷惜也臣言狂計愚伏俟誅戮

天下之治亂視言路之通塞公親見仁宗用諫之效而唯恐以一人一事壞之可謂憂深慮微明達治體矣惜朝廷并惜包公用意懇到

論選皇子疏

臣聞言天下之難言者。不敢冀必然之聽。知未必聽而不可不言者。所以盡爲忠之心。況臣遭遇聖明。容納諫諍。言之未必不聽。其可默而不言。臣伏見自去歲以來。羣臣多言皇嗣之事。臣亦嘗因災異。竊有奏陳。雖聖度包容。不加誅戮。而愚誠懇至。天聽未回。臣實不勝愛君之心。日夜區區。未嘗忘此。思欲再陳狂瞽。而未知所以爲言。今者伏見兖國公主近已出降。臣因竊思人之常道。莫親於父子之親。人之常情。亦莫樂於父子之樂。雖在聖哲。異於凡倫。其爲天性。於理則一。陛下嚮雖未有皇嗣。而尚有公主之愛上慰

羣入外朝固屬文字容主幷可借端納諷以接上下之意

聖顏今旣出降漸疎左右則陛下萬幾之暇處深宮之中誰可與
語言誰可承顏色臣愚以謂宜因此時出自聖意於宗室之中選
材賢可喜者錄以爲皇子使其出入左右問安侍膳亦足以慰悅
聖情臣考於書史竊見自古帝王雖曰至尊未嘗獨處也其出而
居外也不止百司公見奏事而已必有儒臣學士講論於閒宴又
有左右侍從顧問語言其入而居內也不止宦官宮妾在於左右
而已其平居燕寢也則有太子問安侍膳於朝夕其優游宴樂也
多與宗室子弟懽然相接如家人計其一日之中未嘗一時獨處
也今陛下日御前後殿百司奏事者往往仰瞻天顏而退其甚幸

者得承一二言之德音君臣之情不通上下之意不接其餘在廷之臣儒學侍從之列未聞一人從容親近於左右入而居內則至於問安侍膳亦闕於朝夕是則陛下富有四海之廣躬享萬乘之尊居外則無一人可親居內則無一人得親此臣所以區區而欲言也伏惟陛下荷祖宗之業承宗廟社稷之重皇子未降儲位久虛羣臣屢言大議未決臣前所奏陳以謂未必立爲儲貳而且養爲子既可以徐察其賢否亦可以待皇子之降生於今爲之亦其時也臣言狂計愚伏俟斧鉞

以至情動主上亦前人建儲疏所未有

質健似漢疏

論美人張氏恩寵宜加裁損劄子

臣近風聞禁中因皇女降生於左藏庫取綾羅八千疋染院工匠當此大雪苦寒之際敲冰取水染練供應頗甚艱辛臣伏見陛下恭儉勤勞愛民憂國似此勞人枉費之事必不肯為然外議相傳皆云見今染練未絕臣又見近日內降美人張氏親戚恩澤太頻臣忝為諫官每聞小有虧損聖德之事須合力言雖避天譴臣竊見自古帝王所寵嬪御若能謙儉柔善不求恩澤則可長保君恩或恣意驕奢多求恩澤則皆速致禍敗臣不敢遠引古事只以今宮禁近事言之陛下近年所寵尚氏楊氏余氏苗氏之類當其被

寵之時驕奢自恣不早裁損及至滿盈今皆何在況聞張氏本良家子昨自修媛退爲美人中外皆聞以謂與楊尚等不同故能保寵最久今一旦宮中取索頓多恩澤日廣漸爲奢侈之事以招外人之言臣不知陛下欲愛惜保全張氏或欲縱恣而敗之若欲保全則須常令謙儉不至驕盈臣料八千疋綾羅必非張氏一人獨用不過支散與衆人而已乃是枉費財物盡爲衆人至於中外議議則陛下自受以此而言廣散何益昨正月二日曹氏封縣君至初五日又封郡君四五日間兩度封拜又聞别有內降應是疎遠親戚盡求恩澤父母因子而貴可矣然名分亦不可太過其他疎

遠皆可減罷臣謂張氏未入宮之前踈遠親戚各皆何在今日富貴何必廣爲開人自招謗議以累聖德若陛下只爲張氏計亦宜如此況此事不獨爲張氏大凡後宮恩澤太多宮中用度奢侈皆是虧損聖德之事繫於國體臣合力言伏望聖慈防微杜漸早爲裁損取進止

保全君德尤在諫官或以此爲細而不足爭則其鉅者將至於不能爭矣此進思盡忠者所貴乎防微而杜漸也

濮議甚正此劄子亦可懸諸日月○張璁桂萼小人之尤也繼統繼世之說與夏父弗忌倡爲逆祀者同傳曰子雖齊聖不先父食是繼統即繼世矣嘉靖宜合父武宗而祖孝宗而二小人云云者何也熒惑暴君容朝逐戮子故謂朱家

論議濮安懿王典禮劄子

臣伏見朝廷議濮安懿王典禮兩制禮官請稱皇伯中書之議以謂事體至大理宜慎重必合典故方可施行而皇伯之稱考於經史皆無所據方欲下三省百官博訪羣議以求其當陛下屈意手詔中罷而衆論紛然至今不已臣以謂衆論雖多其說不過有三

○先○斷○制○後○詳○列○

其一曰宜稱皇伯者是無稽之臆說也其二曰簡宗廟致水災者是厚誣天人之言也其三曰不當用漢宣哀爲法以干亂統紀者是不原本末之論也臣請爲陛下條列而辨之謹按儀禮喪服記曰爲人後者爲其父母報報者齊衰期也謂之降服以明服可降

基禍之主不
始正德而始
嘉靖云

○把○柄○在○此○句

父母之名不可改也又按開元開寶禮國朝五服年月喪服令皆云爲人後者爲其所生父齊衰不杖期蓋以恩莫重於所生故父母之名不可改義莫重於所繼故寧抑而降其服此聖人所制之禮著之六經以爲萬世法者是中書之議所據依也若所謂稱皇伯者考於六經無之方今國朝見行典禮及律令皆無之自三代之後秦漢以來諸帝由藩邸入繼大統者亦皆無之可謂無稽之臆說矣夫儀禮者聖人六經之文開元禮者有唐三百年所用之禮開寶通禮者聖宋百年所用之禮五服年月及喪服令亦皆祖宗累朝所定方今天下共行之制今議者皆棄而不用直欲自用

言事者憤已說之不行搜求絕大名目以劫持君相好勝者往往如此歐公說

無稽之臆說此所以不可施行也其二曰簡宗廟致水災者臣伏以上天降災皆主人事故自古聖王逢災恐懼多求闕政而修之或自知過失而改悔之庶幾以塞天譴然皆須人事已著於下則天譴爲形於上今者濮王之議本因兩制禮官違經棄禮用其無稽之臆說欲定皇伯之稱中書疑其未可施行乃考古今典禮雖有明據亦未敢自信而自專方更求下外廷博議而陛下遽詔中罷欲使有司徐求典禮是則臣下愼重如此人君謙畏如此君臣不敢輕議妄舉而天遽譴怒殺人害物此臣所謂厚誣天也議猶未決仍罷不議而便謂兩統二父以致天災者厚誣人也其三引

來不滿一笑矣

漢宣哀之事者臣謹按漢書宣帝父曰悼皇考初稱親謚曰悼置奉邑寢園而已其後改親稱皇考而立廟京師皇考者親之異名爾皆子稱其父之名也漢儒初不以爲非也自元帝以後貢禹韋玄成等始建毀廟之議數十年間毀立不一至哀帝時大司徒平晏等百四十七人奏議云親謚曰悼裁置奉邑皆應經義是不非宣帝稱史皇孫爲親也所謂應經義者即儀禮云爲人後者爲其父母報是也惟其立廟京師亂漢祖宗昭穆故晏等以謂兩統二父非禮宜毀也定陶恭王初但號共皇立廟本國師丹亦無所議至其後立廟京師欲去定陶不繫以國有進干漢統之過丹遂大

非之故丹議云定陶恭皇謚號已前定議不得復改而但論立廟京師爲不可爾然則稱親置園皆漢儒所許以爲應經義者惟去其國號立廟京師則不可爾今言事者不究朝廷本議何事不尋漢臣所非者何事此臣故謂不原本末也中書之議本謂稱皇伯無稽而禮經有不改父名之義方議名號猶未定故尊崇之禮皆未及議而言事者便引漢去定陶國號立廟京師之事厚誣朝廷以爲干亂大統何其過論也夫去國號而立廟京師以亂祖宗昭穆此誠可非之事若果爲此議宜乎指臣等爲姦邪之臣而人主有過舉之失矣其如陛下之意未嘗及此而中書亦初無此議而

反復紆餘總束三段

以、引經引禮以下洗發經禮之意

言事者不原本末過引漢世可非之事以爲說而外庭之臣又不審知朝廷本議如何但見言事者云云遂以爲欲加非禮干亂統紀信爲然矣是以衆口一辭紛然不止而言事者欲必遂其皇伯無稽之說牽引天災恐迫人主而中書守經執禮之議反指以爲姦邪之言朝廷以言事之臣禮當優容不欲與之爭辨而外庭羣論又不可家至而戶曉是非之禮不辨上下之情不通此所以呶呶而不止也夫爲人後者既以所後爲父矣而聖人又存其所生父名者非曲爲之意也蓋自有天地以來未有無父而生之子也既有父而生則不可諱其所生矣夫無子者得以宗子爲後是禮

之所許也然安得無父而生之子以爲後乎此聖人所以不諱無子者立人之子以爲後亦不諱爲人後者有父而生蓋不欺天不誣人也故爲人後者承其宗之重任其子之事而不得復歸於本宗其所生父母亦不得往與其事至於喪服降而抑之一切可以義斷惟其父母之名不易者理不可易也易之則欺天而誣人矣子爲父母服謂之正服出爲人後者爲本生父母齊衰期謂之降服又爲所後父斬衰三年謂之義服今若以本生父爲皇伯則濮安懿王爲從祖父反爲小功而濮王夫人是本生嫡母也反爲義服自宗懿以下本生兄弟於禮雖降猶爲大功是禮之齊衰期今

反爲小功禮之正服今反爲義服上於濮王父也反服小功於宗
懿等兄弟也反服大功此自古所以不稱所生父爲伯父叔父者
稱之則禮制乖違人倫錯亂如此也伏惟陛下聰明睿聖理無不
燭今衆人之議如彼中書之議如此必將從衆乎則衆議不見其
可欲違衆乎則自古爲國未有違衆而能舉事者願陛下霈然下
詔明告中外以皇伯無稽決不可稱而今所欲定者正名號爾至
於立廟京師干亂統紀之事皆非朝廷本議庶幾羣疑可釋若知
如此而猶以謂必稱皇伯則雖孔孟復生不能復爲之辨矣

濮議中書是而外廷非興獻議內閣及朝臣是而張桂非蓋無

稽而薄其所生與穿鑿附會以厚其所生其失一也然宋外庭諸公不過見其一未見其二而張桂則梯此爲進身之階其賢不肖相去天壤矣

論賈昌朝除樞密使劄子

臣伏見近降制書除賈昌朝爲樞密使旬日以來中外人情莫不疑懼搢紳公議漸以沸騰蓋緣昌朝稟性回邪執心傾險頗知經術能文飾姦言好爲陰謀以陷害良士小人朋附者衆皆樂爲其用前在相位累害善人所以聞其再來望風恐畏陛下聰明仁聖勤儉憂勞每於用人尤所審慎然而自古毀譽之言未嘗不竝進於前而聽納之際人主之所難也臣以謂能知聽察之要則不失之矣何謂其要在先察毀譽之人若所譽者君子所毀者小人則不害其進用矣若君子非之小人譽之則可知其人不可用矣今

有毅然立於朝危言讜論不阿人主不附權臣其直節忠誠爲中外素所稱信者君子也如此等人皆以昌朝爲非矣宦官宮女左右使令之人往往小人也如此等人皆以昌朝爲是矣陛下察此則昌朝爲人可知矣今陛下之用昌朝與執政大臣謀而用之乎與立朝忠正之士謀而用之乎與宦官左右之臣謀而用之乎或不謀於臣下斷自聖心而用之乎昨聞昌朝陰結宦豎搆造事端謀動大臣以圖進用若陛下與執政大臣謀之則大臣勢在嫌疑必難啓口若立朝忠正之士則無不以爲非矣其稱譽昌朝以爲可用者不過宦官左右之人爾陛下用昌朝爲天下而用之乎爲

自非上智誰能脫此牢籠

左右之人而用之乎臣伏思陛下必不爲左右之人而用之也然左右之人謂之近習朝夕出入進見無時其所譏誚能使人主不覺其漸昌朝善結宦官人人喜爲稱譽朝一人進一言暮一人進一說無不稱昌朝之善者陛下視聽漸熟遂簡在於聖心及將用之時則不必與謀也蓋稱薦有漸久已熟於聖聰矣是則陛下雖斷自聖心不謀臣下而用之亦左右之人積漸稱譽之力也陛下常患近歲以來大臣體輕連爲言事者彈擊蓋由用非其人不叶物議而然也今昌朝身爲大臣見事不能公論乃結交中貴因內降以起獄以此規圖進用竊聞臺諫方欲論列其過惡而忽有此

透透　併

命是以中外疑懼物論喧騰也今昌朝未來議論已如此則使其在位必不免言事者上煩聖聽若不爾則昌朝得遂其志傾害善人壞亂朝政必爲國家生事臣愚欲望聖慈抑左右陰薦之言採搢紳公正之論早罷昌朝還其舊鎮則天下幸甚臣官爲學士職號論思見聖心求治甚勞而一旦用人偶失而外廷物議如此旣有見聞合思裨補取進止

毀譽在積漸不在臨時人主墮其彀中而不知方自以爲獨斷而小人已洋洋得志矣君子所以惡夫浸潤也千古同然豈獨一賈昌朝哉

論臺諫官唐介等宜早牽復劄子

臣材識庸暗，碌碌於衆人中。蒙陛下不次拔擢，置在樞府，其於報効，自宜如何，而自居職以來，已逾半歲，凡事關大體，必須衆議之協同，其餘日逐進呈，皆是有司之常務。至於謀猷啓沃，蔑爾無聞。上辜聖恩，下愧清議，人雖未責，臣豈自安。所以日夜思惟，願竭愚慮，苟有可採，冀裨萬一。臣近見諫官唐介、臺官范師道等，因言陳旭事得罪，或與小郡，或竄遠方。陛下自臨御已來，擢用諍臣，開廣言路，雖言者時有中否，而聖慈每賜優容。一旦臺諫聯翩被逐，四出，命下之日，中外懼疑。臣雖不知臺諫所言是非，但見唐介、范師

道皆久在言職其人立朝各有本末前後補益甚多豈於此時頓然改節故爲欺罔上昧聖聰在於人情不宜有此臣竊以謂自古人臣之進諫於其君者有難有易各因其時而已若剛暴猜忌之（大開展）君不欲自聞其過而樂聞臣下之過人主好察多疑於上大臣側足畏罪於下於此之時諫人主者難而言大臣者易若寬仁恭儉之主動遵禮法自聞其失則從諫如流聞臣下之過則務爲優容以保全之而爲大臣者外秉國權內有左右之助言事者未及見聽而怨仇已結於其身故於此時諫人主者易言大臣者難此不（竟作兩扇）可不察也自古人主之聽言也亦有難有易在知其術而已夫忠

邪並進於前而公論與私言交入於耳此所以聽之難也若知其
人之忠邪辯其言之公私則聽之易也凡言拙而直逆耳違意初
即尚書逆遜之
聞若可惡者此忠臣之言也言婉而順希旨合意初聞若可喜者
邪臣之言也至於言事之官各舉其職或當朝正色顯言於廷或
連章列署共論其事言一出則萬口爭傳衆目共視雖欲為私其
勢不可故凡明言於外不畏人知者皆公言也若非其言職又不
敢顯言或密奏乞留中或面言乞出自聖斷不欲人知言有主名
者蓋其言涉傾邪懼遭彈劾故凡陰有奏陳而畏人知者皆挾私
之說也自古人主能以此術知臣下之情則聽言易也伏惟陛下

仁聖寬慈。躬履勤儉。樂聞諫諍。容納直言。其於大臣。尤所優禮。常欲保全終始。思與臣下愛惜名節。尤慎重於進退。故臣謂方今言事者規切人主則易。欲言大臣則難。臣自立朝耳目所記。景祐中。范仲淹言宰相呂夷簡。貶知饒州。皇祐中。唐介言宰相文彥博。貶春州別駕。至和初。吳中復呂景初馬遵言宰相梁適。並罷職出外。其後趙抃范師道言宰相劉沆。亦罷職出外。前年韓絳言富弼。貶知蔡州。今又唐介等五人。言陳旭得罪。自范仲淹貶饒州後至今凡二十年間。居臺諫者多矣。未聞有規諫人主而得罪者。臣故謂方今諫人主則易。言大臣則難。陛下若推此以察介等所言則可

詳簡

妙

知其用心矣非所罷黜臺諫五人惟呂誨入臺未久其他四人出處本末迹狀甚明可以歷數也唐介前因言文彥博遠竄廣西煙瘴之地賴陛下仁恕哀憐移置湖南得存性命范師道趙抃並因言忤劉沆罷臺職守外郡連延數年然後復今三人者又以言樞臣罷黜然則介不以前蹈必死之地爲懼師道與抃不以中滯進用數年爲戒遇事必言得罪不悔蓋所謂進退一節終始不變之士也至如王陶者本出孤寒只因韓絳薦舉始得臺官及絳爲中丞陶不敢内顧私恩與之評議絳終得罪夫牽顧私恩人之常情爾斷恩以義非知義之士不能也以此言之陶可謂徇公滅私之

收束和平乃愈危悚

臣矣此四人者出處本末之迹如此可以知其爲人也就使言雖不中亦其情必無他議者或謂言事之臣好相朋黨動搖大臣以作威勢臣竊以謂不然介與師道不與縡爲黨乃與諸臺諫共論縡爲非然則非相朋黨非欲動搖大臣可明矣固謂未可以此疑言事之臣也況介等比者雖在謫官幸蒙陛下寬恩各得爲郡未至失所其可惜者斥逐諫臣非朝廷美事阻塞言路不爲國家之利而介等盡忠守節未嘗憐察也欲望聖慈特賜召還介等置之朝廷以勸守節敢言之士則天下幸甚今取進止

聞難易之說而不動心者非人情卽我輩論古來建言諸人亦

當以此求之

論罷鄭戩四路都部署劄子

臣伏覩敕除鄭戩知永興軍仍兼陝西都部署自聞此命外人議論皆以為非在臣思之實亦未便竊以兵之勝負全由處置如何臣見用兵以來累次更改或四路都置部署或分而各領一方乍合乍離各有利害惟夏竦往年所任鄭戩今日之權失策最多請試條列臣聞古之善用將者先問能將幾何今而不復問戩能將幾何直以關中數十州之廣蕃漢十萬之兵沿邊二三千里之事盡以委之此其失者一也或曰戩雖名都部署而諸路自各有將又其大事不令專制而必稟朝廷假如邊將有大事先稟於戩又

朱命將可笑至此眞如兒戲

稟於朝廷朝廷議定下戩戩始下於沿邊只此一端自可敗事其失二也今大事戩既不專若小事又不由戩則部署一職止是虛名若小事一一問戩則四路去永興皆數百里其寨柵遠者千餘里使戩一一處分合宜尚有遲緩之失萬一耳目不及處置失宜則爲害不細其失三也若大小事都不由戩而但使帶其權豈有數十州之廣數十萬之兵二三千里之邊事作一虛名使爲無權之大將若知戩可用則推心用之若知不可用則善罷之豈可盡關中之大設爲虛名而以不誠待人其失四也今都部署名統四路而諸將事無大小不稟可行則四路偏裨各見其將不由都帥

則上下相效皆欲自專其失五也今都部署是大將反不得節制四路而逐路是都帥部將都得專制一方則委任之意大小乖殊軍法難行名體不順其失六也若知識果不可大用但不敢直罷其職則是大臣顧人情避己怨如此作事何以弭息人言其失七也料朝廷忽有此命必因韓琦等近自西來有此擘畫琦等身在邊陲曾為將帥豈可如此失計臣今欲乞令兩府之臣明議四路不當置都部署利害其鄭戩既不可內居永興而遥制四路則乞落其虛名只令坐鎮長安撫民臨政以為關中之重其任所繫亦大而使四路各專其將則事體皆順處置合宜今取進止

公言兵事書

論江淮官吏劄子

臣聞江淮官吏等各爲王倫事奏案已到多時而尚未聞斷遣仍聞議者猶欲寬貸臣聞昨來江淮官吏或斂物獻送或望賊奔迎或獻納兵甲或同飲宴臣謂倫一叛卒偶肆猖狂而官吏敢如此者蓋知賊可畏而朝廷不足畏也今若更行寬貸則紀綱隳壞盜賊縱横天下大亂從此始矣何以知之昨王倫事起江淮官吏未行遣之間京西官吏又已棄城而走望賊而迎若江淮官吏不重行遣則京西官吏亦須輕恕京西官吏見江淮官吏已如此則天下諸路亦指此兩路爲法在處官吏皆迎賊棄城獻兵納物矣則

天下何由不大亂也臣伏思祖宗艱難創造基圖陛下憂勤嗣守先業而一旦四夷外叛盜賊內攻其壞之者誰哉皆由前後迂繆之臣因循寬弛使朝威不振紀綱遂隳今已壞之至此而猶不革前非以寬濟寬何以救弊如晁仲約等情法至重俱合深行議者無由曲解或聞以謂自是朝廷素不爲備不可全罪外官假如有

比例明切

殺父與兄者豈可只言自是朝廷素無教化而不罪殺親之人又如有人掠奪生人男女金帛不可只言自是朝廷素無禮讓而不罪刼人之賊迂儒不可用可笑如此李熙古豈獨是朝廷素有備之州傅永吉豈獨是朝廷素練之兵蓋用命則破賊矣今朝廷素

擿出根本

無禦備爲大臣者又不責之守州縣者合有罪又寬之天下之事何人任責竊緣韓綱是大臣之家父子兄弟並在朝廷權要之臣皆是相識多方營救故先於江淮官吏寬之只要韓綱行遣不重今大臣不思國體但樹私恩惟陛下以天下安危爲計出於聖斷以厲羣下則庶幾國威粗振賞罰有倫其晁仲約等乞重行朝典乞不寬恕取進止

威不施於迎賊之將罰不加於棄城之官只此一節足以亾國

祖宗艱難創造一段嗚咽淋漓

自此分卷之法日甚一日矣公疏明晰如此而後來君相俱不以爲然何耶

論逐路取人劄子

臣伏見近有臣僚上言乞將南省考試舉人各以路分糊名於逐路每十人解一人等事雖已奉聖旨送兩制詳定臣亦有愚見合具敷陳竊以國家取士之制比於前世最號至公蓋累聖留心講求曲盡以謂王者無外天下一家故不問東西南北之人盡聚諸路貢士混合爲一而惟材是擇又糊名謄錄而考之使主司莫知爲何方之人誰氏之子不得有所憎愛薄厚於其間故議者謂國家科場之制雖未復古法而便於今世其無情如造化至公如權衡祖宗以來不可易之制也傳曰無作聰明亂舊章又曰利不百

者不變法令言事之臣偶見一端即議更改此臣所區區欲為陛
下守祖宗之法也臣所謂偶見一端者蓋言事之人但見每次科
塲東南進士得多而西北進士得少故欲改法使多取西北進士
爾殊不知天下至廣四方風俗異宜而人性各有利鈍東南之俗
好文故進士多而經學少西北之人尚質故進士少而經學多所
以科塲取士東南多取進士西北多取經學者各因其材性所長
而各隨其多少取之今以進士經學合而較之則其數均若必論
進士則多少不等此臣所謂偏見之一端其不可者一也國家方
以官濫為患取士數必難增若欲多取西北之人則却須多減東

分別逐路所以求公也寔

南之數今東南州軍進士取解者二三千人處只解二三十人是百人取一人蓋已痛裁抑之矣西北州軍取解至多處不過百人而所解至十餘人是十人取一人比之東南十倍假借之矣若至南省又減東南而增西北是已裁抑者又裁抑之已假借者又假借之此其不可者二也東南之士於千人中解十人其初選已精矣故至南省所試合格者多西北之士學業不及東南當發解時又十倍優假之蓋其初選已濫矣故至南省所試不合格者多今若一例以十人取一人則東南之人合格而落者多矣西北之人不合格而得者多矣至於他路理不可齊偶有一路合格人多亦

則不公之大者

今所由嚴冒籍也

限以十一落之偶有一路合格人少亦須充足十一之數使合落者得合得者落取舍顛倒能否混淆其不可者三也且朝廷專以較藝取人而使有藝者屈落無藝者濫得不問繆濫只要諸路數停此其不可者四也且言事者本欲多取諸路士著之人若此法一行則寄應者爭趨而往今開封府寄應之弊可驗矣此所謂法出而姦生其不可者五也今廣南東西路進士例各絕無舉業諸州但據數解發其人亦自知無藝只來一就省試而歸冀作攝官爾朝廷以嶺外烟瘴北人不便須藉攝官亦許其如此今若一例與諸路十人取一人此爲繆濫又非西北之比此其不可者六也

凡此六者。乃大槩爾。若舊法一壞新議必行。弊濫隨生。何可勝數故臣以謂且遵舊制但務擇人推朝廷至公待四方如一惟能是選人自無言此乃當今可行之法爾。若謂士習浮華。當先考行。就如新議亦須只考程試安能必取行實之人議者又謂西北近虜。

尤可笑

士要牢籠此甚不然之論也。使不逞之人不能爲患則已苟可爲

破的

患則何方無之前世賊亂之臣起於東南者甚衆其大者如項羽蕭銑之徒是已至如黃巢王仙芝之輩又皆起亂中州者爾不逞之人豈專西北矧貢舉所設本待材賢牢籠不逞當別有術不在科場也惟事久不能無弊有當留意者。然不須更改法制止在振

舉綱條爾近年以來舉人盛行懷挾排門大譟免冠突入虧損士風傷敗善類此由舉人既多而君子小人雜聚所司力不能制雖朝廷素有禁約條制甚嚴而上下因循不復申舉惟此一事爲科場大患而言事者獨不及之願下有司議革其弊此當今科場之患也臣忝貳宰司預聞國論苟不能爲陛下守祖宗之法而言又不足取信於人主則厚顏尸祿豈敢偷安而久處乎故猶此彊言乞賜裁擇

當時乃有此風

見之也明矣言之也詳矣然此亦在治平時甚切事宜耳至王安石變法化秀才爲學究相沿到今又當別論

言青苗錢第一劄子

臣伏見朝廷新制俵散青苗錢以來中外之議皆稱不便多乞寢罷至今未蒙省察臣以老病昏忘雖不能究述利害苟有所見其敢不言臣今有起請事件謹具畫一如後

一臣竊見議者言青苗錢取利於民爲非而朝廷深惡其說至頃聖聽命有司具述本末委曲申諭中外以朝廷本爲惠民之意然告諭之後搢紳之士論議益多至於田野之民蠢然固不知周官泉府爲何物但見官中放債每錢一百文要二十文利爾是以申告雖頻而莫能諭也臣亦以謂等是取利不許取三分而許取二

分此孟子所謂以五十步笑百步者以臣愚見必欲使天下曉然知取利非朝廷本意則乞除去二分之息但令只納元數本錢如此始是不取利矣蓋二分之息以爲所得多耶固不可多取於民所得不多耶則小利又何足顧何必以此上累聖政臣撿詳元降指揮如災傷及五分已上則夏料青苗錢令於秋料送納秋料於次年夏料送納臣竊謂年歲豐凶固不可定其間豐歲常少而凶歲常多今所降指揮蓋只言偶然一料災傷爾若連遇三兩料水旱則青苗錢積壓拖欠數多若纔遇豐熟卻須一併催納則農民永無豐歲矣至於中小熟之年不該得災傷分數合於本料送納

者。或人戶無力。或頑猾拖延。本料尚未送納了當。若令又請次料合俵錢數。則積壓轉多。必難催索。臣今欲乞人戶遇災傷本料未曾送納者。及人戶無力。或頑猾拖延不納者。並更不支俵與次料錢。如此則人戶免積壓拖欠。州縣免鞭朴催驅。官錢免積久失陷。

臣竊聞議者多以抑配人戶爲患。所以朝廷屢降指揮。丁寧約束州縣官吏。不得抑配百姓。然諸路各有提舉管勾等官。往來催促。必須盡錢俵散而後止。由是言之。朝廷雖指揮州縣。不得抑遏百姓請錢。而提舉等官。又却催促盡數散俵。故提舉等官以不能催促盡數散俵爲失職。州縣之吏亦以俵錢不盡爲弛慢不才。上下

不得不遞相督責者勢使之然各不獲已也由是言之理難獨責州縣抑配矣以臣愚見欲乞先罷提舉管勾等官不令催督然後可以責州縣不得抑配其所俵錢取民情願專委州縣隨多少散之不得須要盡數亦不必須要闔縣之民戶戶盡請如此則自然無抑配之患矣

右謹具如前臣以衰年昏病不能深識遠慮所見目前止於如此然而靑苗之議久已喧然中外羣臣乞行寢罷者不可勝數其所陳久遠利害必已詳盡而無遺矣一日陛下赫然開悟悉採羣議追還新制一切罷之以便公私天下之幸也若中外所言雖多猶

未能感動天聽。則見行不便法中。有此三事。尤繫目下利害。如臣畫一所陳。伏望聖慈。特賜裁擇。今取進止。

所請三事固是委曲補救然如公所陳卽不須俵散青苗錢矣

此不攻之攻也妙妙

此狀在賈太傅陸宣公之間

虛揣得情即據此是辨

論杜衍范仲淹等罷政事狀

臣聞士不忘身不爲忠言不逆耳不爲諫故臣不避羣邪切齒之禍敢干一人難犯之顏惟賴聖明幸加省察臣伏見杜衍韓琦范仲淹富弼等皆是陛下素所委任之臣一旦相繼罷黜天下之士皆素知其可用之賢而不聞其可罷之罪臣雖供職在外事不盡知然臣竊見自古小人讒害忠賢其說不遠欲廣陷良善則不過指爲朋黨欲動搖大臣則必須誣以專權其故何也夫去一善人而衆善人尚在則未爲小人之利欲盡去之則善人少過難爲一二求瑕惟有指以爲朋則可一時盡逐至如大臣已被知遇而蒙

信任則難以他事動搖惟有專權是上之所惡故須此說方可傾之臣料衍等四人各無大過而一時盡逐弼與仲淹委任尤深而忽遭離間必有以朋黨專權之說上惑聖聽者臣請試辨之昔年仲淹初以忠言讜論聞於中外天下賢士爭相稱慕當時姦臣誣作朋黨猶難辨明自近日陛下擢此數人並在兩府察其臨事可見其不爲朋黨也蓋衍爲人清慎而謹守規矩仲淹則恢廓自信而不疑琦則純信而質直弼則明敏而果銳四人爲性既各不同雖皆歸於盡忠而其所見各異故於議事多不相從至如杜衍欲深罪滕宗諒仲淹則力爭而寬之仲淹謂契丹必攻河東請急修

進一步辨之

邊備富弼料以九事力言契丹必不來至如尹洙亦號仲淹之黨及爭水洛城事韓琦則是尹洙而非劉滬仲淹則是劉滬而非尹洙此數事尤彰著陛下素已知者此四人者可謂天下至公之賢也平日閑居則相稱美之不暇爲國議事則公言廷諍而不私以此而言臣見衍等眞得漢史所謂忠臣有不和之節而小人讒爲朋黨可謂誣矣臣聞有國之權誠非臣下之得專也然臣竊思仲淹等自入兩府以來不見其專權之迹而但見其善避權也權者得名位則可行故好權之臣必貪位自陛下召琦與仲淹於陝西琦等讓至五六陛下亦五六召之富弼三命學士兩命樞密副使

確

每一命。皆再三懇讓。讓者愈切。陛下用之愈堅。臣但見其避讓大繁。不見其好權貪位也。及陛下堅不許辭。方敢受命。然猶未敢別有所爲。陛下見其皆未行事。乃特開天章。召而賜坐。授以紙筆。使其條事。然衆人避讓。不敢下筆。弼等亦不敢獨有所述。因此又煩聖慈。特出手詔。指定姓名。專責弼等。條列大事而行之。弼等遲回。又近一月。方敢略條數事。仲淹深練世事。必知凡百難猛更張。故其所陳。志在遠大。而多若迂緩。但欲漸而行之以久。冀皆有效。弼性雖銳。然亦不敢自出意見。但多舉祖宗故事。請陛下擇而行之。

咏歎入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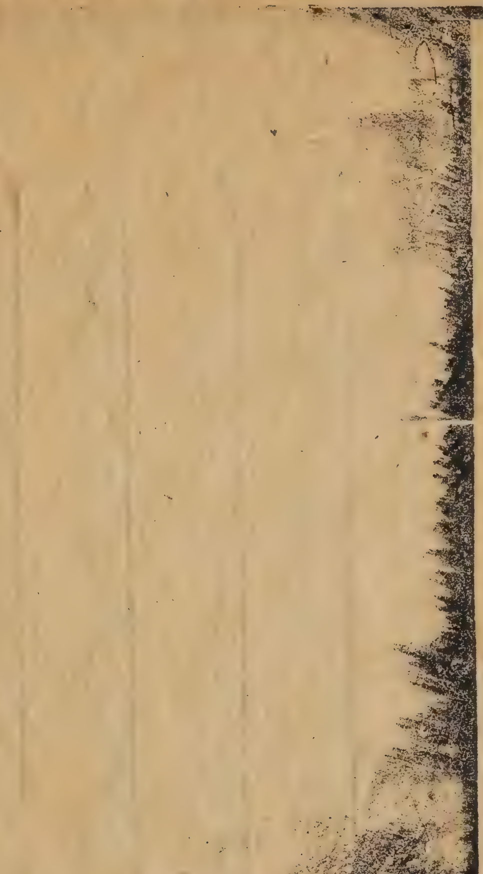
自古君臣相得一言道合遇事便行臣方怪弼等蒙陛下如此堅

意委任督責。寧而猶遲緩自疑作事不果然小人巧譖已曰專權者豈不誣哉至如兩路宣撫聖朝常遣大臣況自中國之威近年不振故元昊叛逆一方而勞困及於天下北虜乘釁違盟而動其書辭侮慢至有責國祖宗之言陛下憤恥雖深但以邊防無備未可與爭屈意買和莫大之辱弼等見中國累年侵凌之患感陛下不次進用之恩故各自請行力思雪恥沿山傍海不憚勤勞欲使武備再修國威復振臣見弼等用心本欲尊陛下威權以禦四夷未見其侵權而作過也伏惟陛下睿哲聰明有知人之聖臣下能否洞見不遺故於千官百辟之中特選得此數人驟加擢用夫

又振刷

正士在朝羣邪所忌謀臣不用敵國之福也今此數人一旦罷去而使羣邪相賀於內四夷相賀於外此臣所為陛下惜之也伏惟陛下聖德仁慈保全忠善退去之際恩禮各優今俾淹四路之任亦不輕矣惟願陛下拒絕羣讒委任不疑使盡其所為猶有裨補方今西北二虜交爭未已正是天與陛下經營之時如弼與琦豈可置之閑處伏望陛下早辨讒巧特加圖任則不勝幸甚臣自前歲召入諫院十月之內七受聖恩而致身兩制方思君寵至深未知報效之所今羣邪爭進讒巧正士繼去朝廷乃臣忘身報國之秋豈可緘言而避罪敢竭愚瞽惟陛下擇之

謂護衆賢以致吾君於堯舜推此志也雖與日月爭光可也



論史館日曆狀

右臣伏以史者國家之典法也自君臣善惡功過與其百事之廢置可以垂勸戒示後世者皆得直書而不隱故自前世有國者莫不以史職爲重伏見國朝之史以宰相監修學士修撰又以兩府之臣撰時政記選三館之士當升擢者乃命修起居注如此不爲不重矣然近年以來員具而職廢其所撰述簡略遺漏百不存一至於事關大體者皆沒而不書此實史官之罪而臣之責也然其弊在於修撰之官惟據諸司供報而不敢書所見聞故也今時政記雖是兩府臣寮修纂然聖君言動有所宣諭臣下奏議事關得

此即日曆也

一弊不書所見聞

二弊人君自閱史三者中此弊尤甚唐太宗欲觀而不得潛之史臣可謂能守官矣

三弊積滯相因

失者皆不記錄惟書除目辭見之類至於起居注亦然與諸司供報公文無異修撰官只據此銓次繫以月日謂之日曆而已是以朝廷之事史官雖欲書而不得書也自古人君皆不自閱史今撰進旣成必錄本進呈則事有諱避史官雖欲書而又不可得也加以日曆時政記起居注例皆承前積滯相因故纂錄者常務追修累年前事而歲月旣遠遺失莫存至於事在目今可以詳於見聞者又以追修積滯不暇及之若不革其弊則前後相因史官永無舉職之時使聖朝典法遂成廢墜矣臣竊聞趙元昊自初僭叛至復稱臣始終一宗事節皆不曾書亦聞修撰官甚欲紀述以修纂

後時追求莫得故也其於他事。又可知焉臣今欲乞特詔修時政記起居注之臣並以德音宣諭臣下奏對之語書之其修撰官不得依前只據諸司供報編次除目辭見並須考驗事實其除某官者以某功如狄青等破儂智高文彥博等破王則之類其貶某職者坐某罪如昨來麟州守將及并州龐籍緣白草平事近日孫沔所坐之類事有文據及迹狀明白者皆備書之所以使聖朝賞罰之典可以勸善懲惡昭示後世若大臣用情朝廷賞罰不當者亦得以書爲警戒此國家置史之本意也至於其他大事並許史院據所聞見書之如聞見未詳者直牒諸處會問及臣寮公議異同

朝廷裁置處分並書之已上事節並令修撰官逐時旋據所得錄爲草卷標題月分於史院躬親入櫃封鎖候諸司供報齊足修爲日曆仍乞每至歲終命監修宰相親至史院點檢修撰官紀錄事迹內有不勤其事隳官失職者奏行責罰其時政記起居注日曆等除今日以前積滯者不住追修外截自今後並令次月供報如稍遲滯許修撰官自至中書樞密院催請其諸司供報拖延及史院有所會問諸處不盡時報應致妨修纂者其當行手分並許史院牒開封府勾追嚴斷其日曆時政記起居注並乞更不進本所貴少修史職上存聖朝典法此乃臣之職事不敢不言謹具狀奏

聞伏候敕旨

宋史有三日時政記曰起居注曰日曆其兩府大臣撰時政記其三舘應升之士修起居注日曆即據前二書學士修撰而命宰相監修之是則時政記起居注最先而日曆其成書也記注不詳學士何所依據以爲修撰乎如公此疏所請庶復有信史耳

議學狀

右臣等伏見近日言事之臣爲陛下言建學取士之法者衆矣或欲立三舍以養生徒或欲復五經而置博士或欲但舉舊制而修廢墜或欲特創新學而立科條其言雖殊其意則一陛下慎重其事下其議於羣臣而議者遂欲創新學立三舍因以辨士之能否而命之以官其始也則教以經藝文辭其終也則取以材識德行聽其言則甚備考於事則難行夫建學校以養賢論材德而取士此皆有國之本務而帝王之極致也而臣等謂之難行者何哉蓋以古今之體不同而施設之方皆異也古之建學取士之制非如

今之法也蓋古之所謂爲政與設教者遲速異宜也夫立時日以趨事考其功過而督以賞罰者爲政之法也故政可速成若夫設教則以勸善興化尚賢勵俗爲事其被於人者漸則入於人也深收其效者遲則推其功也遠故常緩而不廹古者家有塾黨有庠遂有序國有學自天子諸侯之子下至國之俊選莫不入學自成童而學至年四十而仕其習乎禮樂之容講乎仁義之訓敦乎孝悌之行以養父兄事長上信朋友而臨財廉處衆讓其修於身行於家達於隣里聞於鄉黨然後詢於衆庶又定於長老之可信者而薦之始謂之秀士久之又取其甚秀者爲選士久之又取其甚

秀者爲俊士久之又取其甚秀者爲進士然後辨其論隨其材而官之夫生七八十歲而死者人之常壽也古乃以四十而仕蓋用其半生爲學考行又廣察以鄰里鄉黨而後其人可知然則積德累善如此勤而久求賢審官如此愼而有次第然後矯僞干利之士不容於其間而風俗不陷於媮薄也古之建學取士其施設之方如此也方今之制以貢舉取人往者四歲一詔貢舉而議者患於太遲更趣之爲間歲而應舉之士來學於京師者類皆去其鄉里遠其父母妻子而爲旦暮干祿之計非如古人自成童至於四十就學於其庠序而鄰里鄉黨得以衆察徐考其行實也蓋古之

養士本於舒遲而今之取人患於急廹此施設不同之大槩也臣請詳言方今之弊旣以文學取士又欲以德行官人且速取之歟則眞僞之情未辨是朝廷本欲以學勸人修德行反以利誘人爲矯僞此其不可一也若遲取之歟待其衆察徐考而漸進則文辭之士先已中於甲科而德行之人尚未登於內舍此其不可二也且今入學之人皆四方之游士齎其一身而來烏合羣處非如古人在家在學自少至長親戚朋友鄰里鄉黨衆察徐考其行實也不過取於同舍一時之毀譽而決於學官數人之品藻爾然則同學之人蹈利爭進愛憎之論必分朋黨昔東漢之俗尚名節而黨

集言蘇言東坡先生詆孫復石介何嘗不確

人之禍及天下其始起於處士之橫議而相訾也此其不可三也夫人之材行若不因臨事而見則守常循理無異衆人苟欲異衆則必爲迂僻可怪以取德行之名而高談虛論以求材識之譽前日慶曆之學其弊是也此其不可四也今若外方專以文學貢士而京師獨以德行取人則賢行素履著於鄉曲而守道丘園之士皆反見遺此其不可五也近者朝廷患四方之士寓京師者衆而不知其士行遂嚴其法使各歸於鄉里今又反使來聚於京師云欲考其德行若不用四方之士止取京師之士則又示人以不廣此其不可六也夫儒者所謂能通古今者在知其意達其理而酌

時之宜爾大抵古者教學之意緩而不迫所以勸善興化養賢勵俗在於遲久而不求近效急功也臣謂宜於今而可行者立爲三舍可也復五經博士可也特創新學雖不若卽舊而修廢然未有甚害創之亦可也教學之意在乎敦本而修其實事給以餼糧多陳經籍選士之良者以通經有道之士爲之師而舉察其有過無行者黜去之則在學之人皆善士也然後取以貢舉之法待其居官爲吏已接於人事可以考其賢善優劣而時取其尤出類者旌異之則士知修身力行非爲一時之利而可伸於終身則矯僞之行不作而媮薄之風歸厚矣此所謂實事之可行於今者也臣等

伏見論學者四人其說各異而朝廷又下臣等俾之詳定是以盡衆人之見而採其長者爾故臣等敢陳其所有以助衆議之一非敢好爲異論也伏望聖慈特賜裁擇

絕矯僞干利之萌此眞宰執矣王介甫讀書萬卷不知古今之體不同遂以周禮亂天下而介甫之後執拘如介甫者何其多也

乞與尹構一官狀

右臣等伏見故起居舍人直龍圖閣尹洙，文學議論，爲當世所稱，忠義剛正，有古人之節。初蒙朝廷擢在館閣，而能不畏權臣，力排衆黨，以論范仲淹事，遂坐貶黜。其後元昊僭叛，用兵一方，當國家有西顧之憂，思得材謀之臣以濟多事，而洙自初出師至於元昊納款，始終常在兵間，比一時之人最爲宣力，而羣邪醜正，誣搆百端，卒陷辠辜，流竄以死。嚮蒙陛下仁聖恩憐，哀其寃枉，特賜清雪，俾復官資，足以感動羣心，勸勵忠義。今洙孤幼，並在西京，家道屢空，衣食不給。洙止一男構，年方十餘歲，惸然無依，實可嗟惻。伏見

將來祫享大禮在近羣臣皆得奏廕子孫伏望聖慈錄洙遺忠憫洙不幸特賜其子一官庶霑寸祿以免饑寒則天地之仁幽顯蒙德臣等忝列侍從媿無獻納苟有所見不敢不言謹具狀奏聞伏候敕旨

友誼亦是公論

言西邊事宜第一狀

右臣伏見諒祚狂僭，釁隙已多，不越歲必爲邊患。臣本庸暗，不達時機，輒以外料敵情，內量事勢，鑒往年已驗之失，思今日可用之謀。雖兵不先言，俟見形而應變，然坐而制勝，亦大計之可圖。謹具條陳，庶裨萬一。臣所謂外料敵情者，諒祚世有夏州，自彝興、克叡以前，止於一鎭五州而已。太宗皇帝時，繼捧、繼遷始爲邊患。其後遂陷靈鹽，盡有朔方之地。蓋自淳化、咸平用兵十五餘年，既不能翦滅，遂務招懷。適會繼遷爲潘羅支所殺，其子德明乃議歸款。而我推以恩信，復其王封，歲時俸賜，極於優厚。德明既無南顧之憂

而其子元昊亦壯遂併力西攻回紇拓地千餘里德明旣死地大
兵強元昊遂復背叛國家自寶元慶曆以後一方用兵天下騷動
國虛民弊如此數年元昊知我有厭兵之患遂復議和而國家待
之恩禮又異於前矣號爲國主僅得其稱臣歲予之物百倍德明
之時半於契丹之數今者諒祚雖曰狂童然而習見其家世所爲
葢繼遷之叛而復王封元昊再叛而爲國主今若又叛其志可知
是其欲自比契丹抗衡中國以爲鼎峙之勢爾此臣竊料敵情在
於此也夫所謂內量事勢者葢以慶曆用兵之時視方今禦邊之
備較彼我之虛實強弱以見勝敗之形也自眞宗景德二年盟北

虜於澶淵明年始納西夏之款遂務休兵至寶元初元昊復叛益三十餘年矣天下安於無事武備廢而不修廟堂無謀臣邊鄙無勇將將愚不識干戈兵驕不識戰陣器械朽腐城郭隳頹而元昊勇鷙桀黠之虜也其包畜姦謀欲窺中國者累年矣而我方恬然不以為慮待其謀成兵具一旦反書來上然後茫然不知所措中外震駭舉動倉皇所以用兵之初有敗而無勝也既而朝廷用韓琦范仲淹等付以西事極力經營而勇夫銳將亦因戰陣稍稍而出數年之間人謀漸得武備漸修似可支吾矣然而天下已困所以屈意忍恥復與之和此慶曆之事爾今則不然方今甲兵雖未

神刀不下兩漢

精利不若往年之腐朽也城壘粗嘗完緝不若往年之隳頹也土兵藩落增添訓練不若往年寡弱之驕軍也大小將校曾經戰陣者往往尚在不若往年魏昭炳夏隨之徒綺紈子弟也一二執政之臣皆當時宣力者其留心西事熟矣不若往時大臣茫然不知所措者也蓋往年以不知邊事之謀臣馭不識干戈之將用驕兵執朽器以當桀黠新興之虜此所以敗也今方謀臣武將城壁器械不類往年而諒祚狂童不及元昊遠甚往年忽而不思今又已先覺可以早為之備苟其不叛則已若其果叛未必不為中國利也臣謂可因此時雪前恥收後功但顧人謀如何爾若上憑陛下

神威睿算係虜諒祚君臣獻於廟社此其上也其次逐狂虜於黃河之北以復朔方故地最下盡取山界奪其險而我守之以永絕邊患此臣竊量事勢謂或如此此臣所謂鑒往年已驗之失者其小失非一不可悉數臣請言其大者夫夷狄變詐兵交陣合彼佯敗以爲誘我貪利而追之或不虞橫出而爲其所邀或進陷死地而困於束手此前日兵敗之戒今明習兵戰者亦能知之此雖小事也亦不可忽所謂太計之繆者攻守之策皆失爾臣視慶曆禦邊之備東起麟府西盡秦隴地長一千餘里分爲路者五而路分爲州軍者又二十有四而州軍分爲寨爲堡爲城者又幾二百皆須

列兵而守之故吾兵雖衆不得不分所分既多不得不寡而賊之出也常舉其國衆合聚爲一而來是吾兵雖多分而爲寡彼衆雖寡聚之爲多以彼之多擊吾之寡不得不敗也此城寨之法既不足自守矣而五路大將所謂戰兵者分在二十四州軍欲合而出則懼後空而無備欲各留守備而合其餘則數少不足以出攻此當時所以用兵累年終不能一出者以此也夫進不能出攻退不能自守是謂攻守皆無策者往年已驗之失也臣所謂今日可用之謀者在定出攻之計爾必用先起制人之術乃可以取勝也蓋列兵分地而守敵得時出而撓於其間使我處處爲備常如敵至

師老糧匱我勞彼逸昔周世宗以此策困李景於淮南昨元昊亦用此策以困我之西鄙夫兵分備寡兵家之大害也其害常在我以逸待勞兵家之大利也其利常在彼所以往年賊常得志也今誠能反其事而移我所害者予敵奪賊所利者在我則我當先爲出攻之計使彼疲於守禦則我亦得志矣凡出攻之兵勿爲大舉我每一出彼必呼集而來拒彼集於東則別出其西我歸彼散則我復出而彼又集我以五路之兵番休出入使其一國之衆聚散犇走無時暫停則無不困之虜矣此臣所謂方今可用之謀也蓋往年之失在守方今之利在攻昔至道中亦嘗五路出攻矣當時

將相爲謀不容蠢欲攻黠虜方強之國不先以謀困之而直爲一戰必取之計大舉深入所以不能成功也夫用兵至難事也故謀旣審矣則其發也必果故能動而有成功也若其山川之險易道里之迂直蕃漢兵馬之強弱騎軍步卒長兵短兵之所利與夫左右前後一出一入開闔變化有正有奇凡用兵之形勢有可先知者有不可先言者臣願陛下遣一重臣出而巡撫徧見諸將與熟圖之以先定大計凡山川道里蕃漢步騎出入之所宜可先知者悉圖上方略其餘不可先言付之將率使其見形應變因敵制勝至於諒詐之所爲宜少屈意含容而曲就之旣以驕其心亦少緩

其事以待吾之爲備而且嚴戒五路訓兵選將利器甲畜資糧常具軍行之計待其反書朝奏則王師暮出以駭其心而奪其氣使其支吾不暇則勝勢在我矣往年議者亦欲招輯横山蕃部謀取山界之地然臣謂必欲招之亦須先藉勝捷之威使其知中國之强則方肯來附也由是言之亦以出攻爲利矣凡臣之所言者大略如此然臣足未嘗踐邊陲目未嘗識戰陣以一儒生偏見之言誠知未可必用直以方當陛下勞心西事廣詢衆議之時思竭愚慮備蒭蕘之一説爾

言前事失算處燭照數計何其明也不利守而利攻不大舉而

數出此晉知武子亟肄敝楚之法而後人用之往往得志者當日果如公言足可制勝然則公非只一文士也

論契丹侵地界狀

右臣伏見北虜近於界首。添建城寨。及拘囚定州巡兵湯則。侵過銀坊冶谷地界等事。竊聞朝廷至今未有分明嚴切指揮。令邊臣以理爭辨。竊料朝廷之意。必謂爭之恐有引惹之虞。此乃慮之過而計之失也。夫虜性貪狠。號爲犬戎。欺弱畏強。難示以怯。今杜之於早。而力爲拒絕。猶恐不能。若縱之不爭。而誘其來侵。乃是引惹。況西山道路。有三十餘處。皆可行兵。其險要所阨。在於軍城銀坊等路。爲彼奪據而不爭。則北寨王柳等口。漸更來侵。豈能爭矣。是則西山險要。盡爲彼奪。一日使虜以大兵渡易水。由威虜之西平

二篇要領若道君荒淫不知有敵國外患一旦金人南下而疾走避之又其流極也

陸而來以奇兵自飛狐出西山諸口而下則我腹背受敵之患不知何以禦之此蓋兵法必爭之地也且與人爲隣敵而自棄險要任彼奪據而不爭雖使我弱彼强尚須勉强何況勢鈞力敵又違誓約而彼曲我直乎臣謂朝廷所以然者蓋由未察虜中强弱之形而不得其情僞之實也臣又見朝廷常有懼虜之色而無憂虜之心夫憂之與懼名近而意殊憂者深思極慮而不敢暫忘懼者臨事惶惑而莫知所措今邊防之事措置多失其機者懼虜之意過深也若能察其强弱之形得其情僞之實則今日之事誠不足懼而將來之患深有可憂奈何不憂其深可憂而反懼其不足懼

盧提

以下懼其不足懼

且戎虜雖以戰射爲國而耶律氏自幼承其父祖與中國通和之後未嘗躬戰陣遭勍敵謀臣舊將又皆老死今其臣下如貫寧者無三兩人寧才不及中人已是彼之傑者所以君臣計事動多不臧當初對梁適遣使河西使與中國通好及議和垂就不能小忍以邀中國厚利乃與元昊爭夾山小族遂至交兵而累戰累敗亡人失馬國內瘡痍誅斂山前漢人怨怒往時虜殺漢人者罰漢人殺虜者死近聞反此二法欲悅漢人漢人未能收其心而虜人亦已怨矣又聞今春女眞渤海之類所在離叛攻刼近纔稍定方且招輯敗亡修完器甲內恐國中之復叛外有西夏之爲虞心自懷

以下不憂其深可憂

疑憂我乘虛而北襲故於界上勉強虛張因我怒兵侵我地界蓋其實弱而示彊者用兵之詭計故臣謂苟能察其彊弱知其情僞則無不爭之理何必懼其不足懼哉自國家困於西鄙用兵常慮北戎合謀乘隙而動及見二虜相失而交攻議者皆云中國之福夫幸其相攻爲我之福則不幸使其解仇而復合豈不爲我禍乎臣謂北虜昨所以敗於元昊者亦其久不用兵驟戰而逢勍敵耳聞其自敗衂以來君臣恐懼日夜謀議通招丁口揀募甲兵處處開教閱之場家家括糧馬之數以其天姿驍勁之俗加以日夜訓練之勤則其彊難敵矣今虜國雖未有人然大抵爲國者久無事

宋北邊之患無日可忘其後耶律不競而完顏氏起矣君子所以痛疾於海上之盟而歎公言如蓍蔡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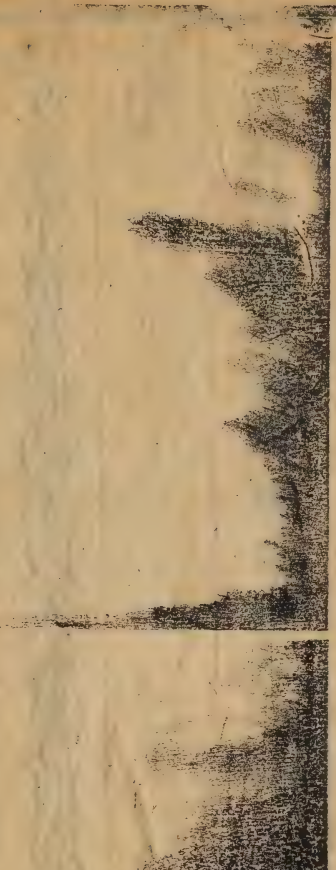
則人難見因用兵則將自出使其交戰既頻而諜臣猛將爭能並出則是夾山一敗警其四十年因循之弊變驕心而爲憤志化墮卒而爲勁兵因屢戰而得驍將此乃北虜之福非中國之福也此臣所謂將來之患者也然二虜勢非久相攻者也一二年間不能相并則必復合使北虜驅新勵之强兵無西人之後害而南向以窺河北則又將來之患大者也臣雖不知朝廷顧河北爲如何但於本路之事以今年較去年則亦可見去年以前河北官吏無大小皆得舉材而擇能急於用人如不及者惟恐一事之失計故也自今春已來差除漸循舊弊凡幹敏之吏熟於北方事者舉留奏

乞百不一從不惟使材臣能吏不勸而殆亦足見朝廷不憂河北之事辦否也至如廢緣邊久任之制而徙劉貽孫以王世文當冀州李中吉當廣信王中庸當保州劉忠順當邢州如此數人於閑慢州軍尚憂敗政況於邊要之任乎臣愚以朝廷不以北事爲憂則又怯懼如此既曰懼矣則於用人之際又若忽而不憂此臣之所未諭也臣聞虜人侵我冶谷雖立寨屋三十餘間然尚遲延未敢便貯兵甲更伺我意緊慢若不及早毀拆而少緩縱之使其以兵守之則尤難爭矣此旦夕之間不可失也至於湯則亦聞凶而未敢殺此亦不可不爭臣願陛下但以將來之患爲憂不恤此事

用人之際革去舊例而惟材是擇勿聽小人之繆謀勿於忠良而疑貳使得上下畢力庶幾漸成禦備至於目今小事未消過自怯懼夫事之利害激切而言則議者以爲太過言不激切則聽者或未動心此自古以爲難也況未形之事雖曰必然而敢莫盡信乎伏望陛下留意聽納不以人廢言則庶竭愚瞽少裨萬一謹具狀

奏聞

剖分憂懼絶精絶確懼而不憂雖南渡後皆然蓋與宋祚相終矣可歎



論修河第三狀

右臣伏見朝廷定議開修六塔河口回水入横隴故道此大事也中外之臣皆知不便而未有肯爲國家極言其利害者何哉蓋其說有三一曰畏大臣二曰畏小人三曰無奇策今執政之臣用心於河事亦勞矣初欲試十萬人之役以開故道既又捨故道而修六塔未及興役遽又罷之已而終爲言利者所勝今又復修然則其勢難於復止也夫以執政大臣銳意主其事而又有不可復止之勢固非一人口舌可回此所以雖知不便而罕肯言也李仲昌小人利口僞言衆所共惡今執政之臣既用其議必主其人且自

可畏

可哂

妙絕

古未有無患之河今河浸恩冀目下之患雖小然其患已形囘入
六塔將來之害必大而其害未至夫以利口小人爲大臣所主欲
與之爭未形之害勢必難奪就使能奪其議則言者猶須獨任恩
冀爲患之責使仲昌得以爲辭大臣得以歸罪此所以雖知不便
而罕敢言也今執政之臣用心太過不思自古無不患之河直欲
使河不爲患若得河不爲患雖竭人力猶當爲之況聞仲昌利口
詭辯謂費物少而用功不多不得不信爲奇策於是決意用之今
言者爲故道旣不可復六塔又不可修詰其如何則又無奇策以
取勝此所以雖知不便而罕肯言也衆人所不敢言而臣今獨敢

二一解環

一轉若騎乘龍之背而掣其項

言者臣謂大臣非有私仲昌之心也直欲興利除害爾若果知其爲患愈大則豈有不回者哉至於顧小人之後患則非臣之所慮也且事欲知利害權重輕有不得已則擇其害少而患輕者爲之此非明智之士不能也況治水本無奇策相地勢謹隄防順水性之所趨爾雖大禹不過此也夫所謂奇策者不大利則大害若循常之計雖無大利亦不至大害此明智之士善擇利者之所爲也今言修六塔者奇策也然終不可成而爲害愈大言順水治堤者常談也然無大利亦無大害不知爲國計者欲何所擇哉若謂利害不可必但聚大衆興大役勞民困國以試奇策而僥倖於有成

河勢之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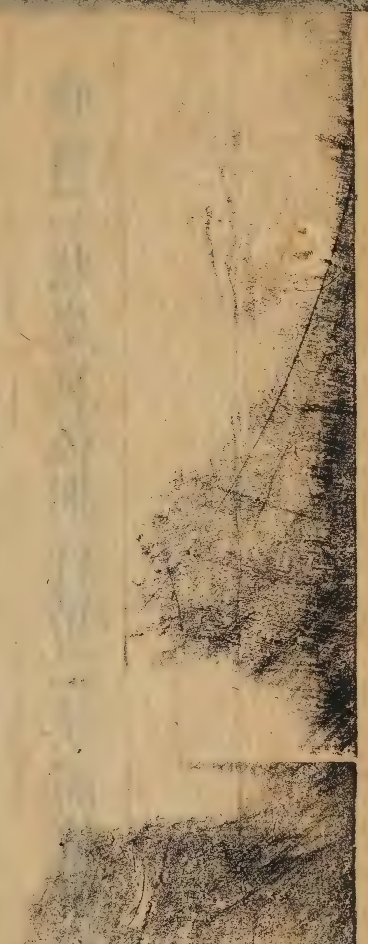
者臣謂雖執政之臣亦未必肯爲也臣前已具言河利害甚詳而未蒙採聽今復略陳其大要惟陛下詔計議之臣擇之臣謂河水未始不爲患今順已決之流治隄防於恩冀者其患一而遲塞商胡復故道者其患二而速開六塔以回今河者其患三而爲害無涯自河決橫壠以來大名金堤埽歲歲增治及商胡再決而金堤益大加功獨恩冀之間自商胡決後議者貪建塞河之策未嘗留意於隄防是以今河水勢浸溢今若專意併力於恩冀之間謹治隄防則河患可禦不至大害所謂其患一者十數年間今河下流淤塞則上流必有決處此一患而遲者也今欲塞商胡口使水歸

故道治堤修埽功料浩大勞人費物困獘公私此一患也幸而商胡可塞故道復歸高淤難行不過一二年間上流必決此二患而速者也今六塔河口雖云已有上下約然全塞大河正流爲功不小又開六塔河道治二千餘里隄防移一縣兩鎮計其功費又大於塞商胡數倍其爲困獘公私不可勝計此一患也幸而可塞水入六塔而東橫流散溢濵棣德博與齊州之界咸被其害此五州者素號富饒河北一路財用所仰今引水注之不惟五州之民破壞田産河北一路坐見貧虛此二患也三五年間五州漯獘河流注溢久又淤高流行梗澁則上流必決此三患也所謂爲害而無

涯者也今爲國誤計者本欲除一患而反就三患此臣所不論也至如六塔不能容大河橫瀧故道本以高淤難行而商胡决今復驅而注之必橫流而散溢自澶至海二千餘里隄埽不可卒修修之雖成又不能捍水如此等事甚多士無愚智皆所共知不待臣言而後悉也臣前未奉使契丹時已嘗具言故道六塔皆不可爲惟治堤順水爲得計及奉使往來河北詢於知水者其說皆然雖恩冀之人今被水患者亦知六塔不便皆願且治恩冀隄防爲是下情如此誰爲上通臣既知其詳豈敢自默伏乞聖慈特諭宰臣使更審利害速罷六塔之役差替李仲昌等不用選一二精幹之

臣與河北轉運使副及恩冀州官吏相度隄防併力修治則今河之水必不至爲大患且河水天災非人力可回惟當順導防捍之而已不必求奇策立難必之功以爲小人僥冀恩賞之資也況功必不成後悔無及者乎臣言狂計愚惟陛下裁擇

以中外之臣知而不言作話頭引入顯加攻擊挾難白之情此勝前二狀處也後則就第二狀而復申其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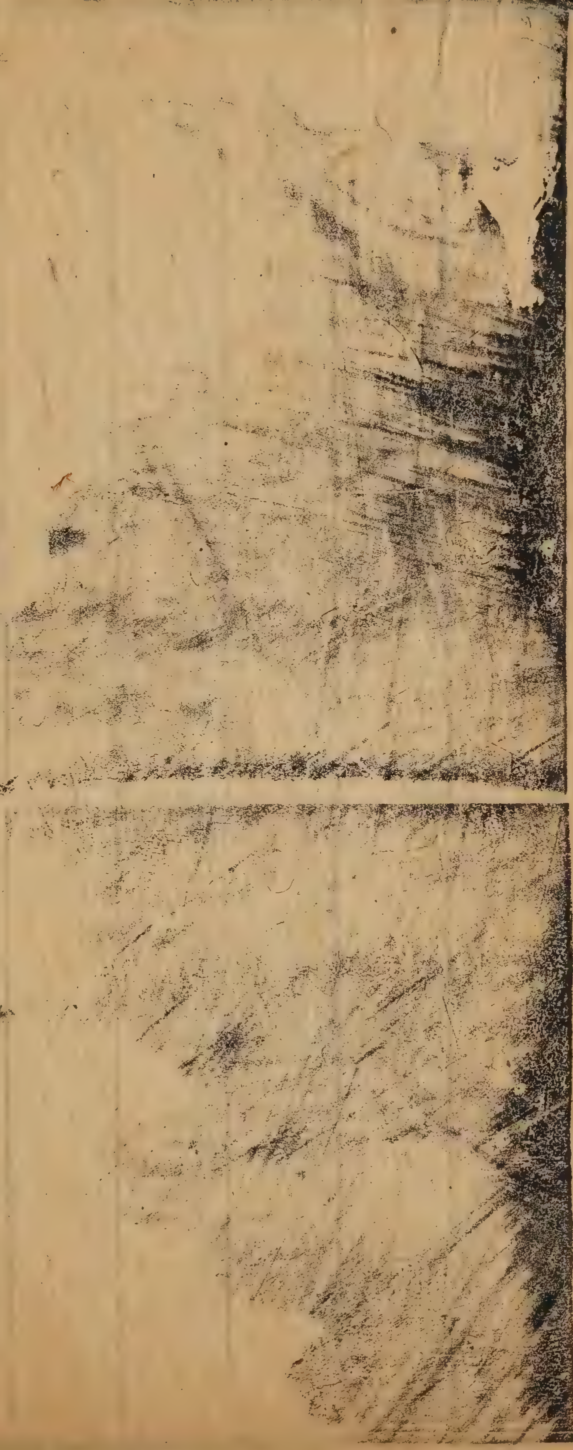
滁州謝上表

臣伏蒙聖恩授臣依前右正言知制誥知滁州軍州事已於今月二十二日赴任訖者讒謗始作大諠羣口而可驚誣罔終明幸賴聖君之在上列職尚叨於清近爲邦仍竊於安閑祇荷恩榮惟知感涕伏念臣生而孤苦少則賤貧同母之親惟存一妹喪厥夫而無託攜孤女以來歸張氏此時生纔七歲臣愧無蓍龜前知之識不能逆料其長大所爲在人情難棄於路隅緣臣妹遂養於私室方今公私嫁娶皆行姑舅婚姻況晟於臣宗已隔再從而張非已出因謂無嫌乃未及笄遽令出適然其既嫁五六年後相去數千

前辨誣此皿
禍受誣之本

里閭不幸其人自爲醜穢臣之耳目不能接思慮不能知而言者及臣誠爲非意以至究窮於貲產固已吹析於毫毛若以攻臣之人惡臣之甚苟羅織過奚道深文蓋荷聖明之主張得免羅織之冤枉然臣自蒙睿獎嘗列諫垣論議多及於貴權指目不勝於怨怒若臣身不黜則攻者不休苟令譏巧之愈多是速傾危於不保必欲爲臣明辯莫若付於獄官必欲措臣少安莫若置之閒處使其脫風波而遠去避陷穽之危機雖臣善自爲謀所欲不過如此斯蓋皇帝陛下推天地之賜廓日月之明知臣幸逢主聖而敢危言憫臣不顧身微而當衆怨始終愛惜委曲保全臣雖木石之心

頑賓知君父之恩厚敢不虔遵明訓上體寬仁永堅不轉之心更勵匪躬之節



揚州謝上表

臣修言準樞密院遞到誥勅一道伏蒙聖恩授臣起居舍人依前知制誥知揚州軍州事已於今月二十二日赴任訖者貶所脫身遽叨臨於督府疲痍纔狀乃敘進於官聯被渥以優撫心增懼伏念臣材非適用行輒違時徒知好古之勤自勵匪躬之節誤蒙獎拔驟玷寵榮小器易盈固已宜於顛覆羣言取禍仍多結於怨仇仰恃公朝臣雖自信在於物理豈有不危況利口之中人譬含沙之射影讒時之衆嫉者易爲力讒事之陰隱者易爲誣上繫天聽之聰終辨獄辭之濫苟此冤之獲雪雖永棄以猶甘而況得善地

以長人享及親之厚祿坐安優逸未久歲時亟就易於方州仍陟
遷於秩序有以見聖君之意未嘗忘言事之臣孤拙獲全忠善者
皆當感勵姦譎不効傾邪者可使息心非惟愚臣獨以爲幸此蓋
伏遇皇帝陛下乾坤覆載日月照臨察人常務於究情行賞必思
於有勸致茲恩典施及儒庸誓堅終始之心少答生成之造

謝宣召入翰林表

使車入里君命在門閭巷驚傳豈識朝廷之故事搢紳竦歎以爲儒者之至榮在臣之愚何以堪此竊以文章之任自古非輕待遇寵榮至有私人之目論謀獻納因加內相之名恩既異於常倫人愈難於稱職伏念臣器非宏遠識匪該明學不通古今之宜材不識方圓之用久叨麾於侍從曾莫著於勞能而自出守外藩近遭家禍苟存餘喘復齒周行風波流落者十年天日再瞻於雙闕進對之際已蕭颯於霜毛慰勞有加賜憫憐於玉色形神若此志意可知身已分於早衰心敢萌於希進加以羈危之迹伉嫉交攻進

退動繫於羣言論議多煩於睿聽雖覆載之造每賜保全而孤蹇偷安常思引去伏蒙皇帝陛下俯憐舊物曲軫宸慈因內署之闕員俾備官而承乏臣敢不勉尋舊學益勵前修感遺簪未棄之仁竭駑馬已疲之力庶伸薄效少答鴻恩

公四六大較亦自韓出而加以淸麗又風波非意托表自明故其詞多悲蓋情文之至者

四六中議論

再辭侍讀學士表

右臣準中書劄子以臣辭免侍讀學士恩命奉聖旨不許辭讓者伏念臣猥以庸虛遡蒙獎擢禁署爲一時清選既已忝竊經筵況近例多兼何必辭讓蓋以臣身見兼八職侍讀已有十人爲朝廷惜清職遂爲冗員況講席不添人未至闕事所以敢陳瞽說乞免冒榮臣伏見國家近年以來恩濫官冗議者但知冗官之弊不思致弊之因蓋由凡所推恩便爲成例在上者稍欲裁減則恐人心之不足在下者既皆習慣因謂所得爲當然積少成多有加無損遂至不勝其弊莫知所以裁之中外之臣無有賢愚共知患此而

臣爲陛下學士職號論思豈有目睹時弊心知可患無所獻納而又自身蹈之今既已陳述若又不自踐言則貪榮冒寵不止尋常之責而虛辭飾讓又爲矯僞之人此臣所以恐迫惶惑不自知止也伏望聖慈矜臣至懇察臣狂言許寢新恩俾安常分謹具狀奏

聞伏候勅旨

進新修唐書表

臣公亮言竊惟唐有天下幾三百年其君臣行事之始終所以治亂興衰之迹與其典章制度之英宜其粲然著在簡册而紀次無法詳略失中文采不明事實零落蓋百有五十年然後得以發揮幽昧補緝闕亡黜正偽謬克備一家之史以爲萬代之傳成之至難理若有待臣某中謝伏惟尊號皇帝陛下有虞舜之智而好問躬大禹之聖而克勤天下平和民物安樂而猶垂心積精以求治要日與鴻生舊學講論六經考覽前古以謂商周以來爲國長久惟漢與唐不幸接乎五代衰世之士氣力卑弱言淺意陋不足以

起其文而使明君賢臣儁功偉烈與夫昏虐賊亂禍根罪首皆不
足暴其善惡以動人耳目誠不可以垂勸戒示久遠甚可歎也乃
因邇臣之有言適契上心之所閔於是刊脩官翰林學士臣歐陽
修端明殿學士臣宋祁與編修官知制誥臣范鎮臣王疇集賢校
理臣宋敏求祕書丞臣呂夏卿著作佐郎臣劉義叟等並膺儒學
之選悉發祕府之藏俾之討論共加删定凡十有七年成二百二
十五卷其事則增於前其文則省於舊至於名篇著目有革有因
立傳紀實或增或損義類凡例皆有據依纖悉綱條具在別錄臣
公亮典司事領徒費日月誠不足以成大典稱明詔無任慙懼戰

汗昇管之至

辭樞密副使表

臣某言伏奉制命蒙恩特授臣依前禮部侍郎充樞密副使仍加食邑實封散官勳賜如故者成命始行駭驚於衆聽撫心增懼曾莫以自容竊以樞要之司朝廷慎選出納惟允實贊於萬機禮遇均隆號稱於二府顧任人之得失常繫國之重輕苟非其材所損不一伏念臣器能甚薄風力不強少喜文辭殆浮華而少實晚勤古學終迂闊以自愚而自遭逢聖明擢在侍從開嘗論天下之事言出而衆怨已歸思欲報人主之知智短而萬分無補徒厝危躬於禍咎每煩聖造之保全既不適於時宜惟可置之閑處故自叨

還禁署逮此七年屢乞方州幾於十請瀝愚誠而懇至被明詔之丁寧雖大度并包猥荷優容之賜而羣賢在列敢懷希進之心伏遇皇帝陛下急於求人思以濟治因柄臣之並遷憐舊物以不遺然而致遠之難力不勝者必速其覆量材不可能自知者猶得為明敢冀睿慈察其廹切俾回渙渥更選雋良如此則器不假人各適賢愚之分物皆知報何勝犬馬之心

乞罷政事第三表

臣聞士之行已所慎者始終之不渝臣之事君所難者進退而合理苟無大過善退其身昔之爲臣全此者少臣頃侍先帝屢陳斯言今之懇誠益迫於此伏念臣識不足以通今古材不足以語經綸幸逢盛際之休明早自諸生而拔擢方其與儒學文章之選居言語侍從之流每蒙過奬於羣公常愧虛名之浮實暨叨於重任益可謂於得時何嘗敢傷一士之賢豈不樂得天下之譽而動皆臣忌毀必臣歸人之愛憎不應遽異臣之本末亦豈頓殊蓋以處非所宜用過其量惟是要權之地不勝指目之多周防所以履

危而簡疎自任委曲所以從衆而拙直難移宜其舉足則蹈禍之機以身爲斂怨之府復盤桓而不去遂謗議以交興讒說震驚輿情共憤皇明洞照聖斷不疑孤臣獲雪於至冤四海共忻於新政至於賴天地保全之力脫風波險陷之危使臣散髮林丘幅巾衡巷以此沒地猶爲幸民況乎擁蓋垂襜其榮可喜撫民求瘼所寄非輕苟可効於勤勞亦寧分於內外伏惟皇帝陛下曲回天造俯察愚衷許解劇繁處之閒僻物還其分庶獲遂於安全心匪無知豈敢怠於報效

公以任怨爲衆怨之歸此表最爲婉暢　易大傳修辭立其誠

君臣之際尤不可以不誠也讀公此表只是極眞

亳州乞致仕第二表

臣近貢封章乞還官政伏奉詔答未賜允俞退自省循奚勝殞越
臣聞神功不宰而萬物得以曲成者惟各從其欲天鑒孔昭而一（宋諱）
言可以感動者在能致其誠敢傾慮至之心再瀆高明之聽伏念
臣本以一介之賤叨塵二府之聯知直道以事君毋師心而自信
然而既乏捐軀之効又無先覺之明用之已過其分而曾不自量
毀者不堪其辱而莫知引去幸賴乾坤之再造得逃陷穽之危機
仍許避於要權俾退安於晚節今乃苦於衰病莫自支持顧難冒
於寵榮始欲收於骸骨敢期聖念過軫天慈謂雖迫於桑榆未忍

棄於草莽竊以古今之制沿襲不同蓋由兩漢而來雖處三公之貴每上還於印綬多自駕於車轅朝去朝廷暮歸田里一辭高爵遂列編民豈如至治之朝深篤愛賢之意每示隆恩之典以勸知止之人故雖有還政之名而仍享終身之祿固已不類昔時之士無殊居位之榮然則在臣素心雖竊退休之志逆臣所乞尚虞僥倖之譏伏望皇帝陛下惻以深仁矜其至懇俾解方州之任遂歸環堵之居固將優游垂盡之年涵泳太平之樂惟幸勤白首迄無一善之稱孤負明時莫報三朝之德此爲懟恨何可勝陳

致仕官猶食祿終身宋制良厚公特援此以乞身王七一

蔡州乞致仕第二表

睿訓丁寧曲加慰諭愚衷懇迫尚敢黷煩將再干於冕旒宜先伏於砧鑕伏念臣世惟寒陋少苦奇屯識不達於古今學僅知於章句名浮於實用之始見其無能器小易盈過則不勝於幾覆徒以早遘千齡之亨會誤蒙三聖之獎知寵榮既溢其涯憂患亦隨而至稟生素弱顧身未老而先衰大道甚夷嗟力不前而難強每念恩私之莫報兼之疾病以交攻爰於守亳之初遂決竄潭之計逮此三遷於歲律又更兩易於州符而犬馬已疲理無復壯田廬甚邇今也其時是以更殫螻蟻之誠仰冀乾坤之造況今時不乏士

物咸遂生梟鳫去來固不爲於多少鳶魚上下皆自適於飛潛苟遂乞於殘骸庶少償其夙志伏望皇帝陛下哀憐舊物隱惻至仁察其有素非僞之誠成其識分知止之節曲從其欲賜報曰僉俾其解組官庭還車故里披裘散髮逍遥垂盡之年鑿井耕田歌詠太平之樂其爲榮幸曷可勝陳

結處神往田園矣大臣告君政宜以至情動之

蔡州乞致仕第三表

恩深煦嫗感極涕洟雖情有廹於危心不知自止而辭已窮於累瀆幾至無言惟以至誠期於必達自乞憐於君父不復訴於蓍龜伏念臣家世單平性資中下少從宦學本免饑寒不自意於遭逢遂進階於華顯然而羣材方茂蒲柳未秋而早衰衆駿並馳駑駘中道而先乏而況荷難勝之任用竊逾分之寵榮風波憂畏而慮以深疾病侵凌而老亦至故自辭於機政即願謝於軒裳蒙上聖之至仁念三朝之舊物每曲煩於訓諭久未忍於弃捐竊惟臣之事君必本忠信言不顧行是爲罔欺而臣口日誦於田閭身坐貪

叩辭侍讀表所謂虛辭飾讓也

於祿利可畏至公之議何施有靦之顏每自省循莫遑啓處是敢罔避再三之煩黷猶希萬一之矜從伏望皇帝陛下特軫天慈俯回睿聽察前言之可復蓋屢請者有年衰下愚之不移俾卒成於素志猶其所欲乞以殘骸臣若得上還印綬於有司自駕柴車而即路晚節知無於大過沒身永荷於鴻私

一氣流轉又確是第三表話

謝復龍圖閣直學士表

恩還舊職事雪前誣感極心驚涕隨言出臣伏見前世材賢之士身結王知勲德之臣功施王室然尚或一遭謗毀欲辨無由少忤要權其禍不測顧如臣者何足道哉臣材不逮於中人功無益於當世用之未見其效去之無足可思矧罔極之讒交興而並進易危之迹何待而不顛而聖心不忘恩意特至辨罔欺於曖昧沮佌嫉於衆多雖暫居譴謫之中而屢被陞遷之渥今又特蒙甄錄牽復寵名以臣之愚豈比前人而獨異推其所幸蓋由聖主之親逢謂宜如何可以論報再念臣稟生孤拙本乏藝能徒因學古之勤

粗識事君之節苟臨危效命尚當不顧以奮身況爲善無傷何憚竭忠而報國誓期盡瘁少答高明

大臣語

南京留守謝上表

守宮鑰之謹嚴敢忘夙夜布政條之纖悉上副憂勤寄任非堪兢榮並集伏念臣賦材庸薄稟數奇屯毀譽交興雨嘗過實寵榮踰分動輒招尤念報効之未伸敢不竭忠而盡瘁因風波之可畏則思遠去以深藏迨此六年外更三守學偷安而杜口負素志以媿心朽質易衰已凋零於齒髮良時難得尚希慕於功名豈謂皇慈未捐舊物擢從支郡委以名都惟此別京舊當孔道簿領少勤於職事廚傳取悅於路人苟循俗吏之所爲雖能免過非有古人之大節未足報君

亳州謝上表

貳政非材雖獲奉身而退分符善地猶懷竊祿之慚祇荷寵靈惟知戰懼伏念臣章句腐儒之學豈足經邦斗筲小器之量寧堪大用而叨塵二府首尾八年苟三朝之誤知罄一心而盡瘁（公一生實錄）若乃樞機宜慎而見事輒言陷穽當前而橫身不避竊尋前載未有能全一昨怨出仇家構爲死禍造謗於下者初若含沙之射影但期陰以中人宣言於廷者遂肆鳴梟之惡音孰不聞而掩耳賴聖人之在上廓日月之至明悉究誣詞遂投讒賊再念臣性實甚愚而疎於接物事多輕信而蓋以至誠如彼匪人失於泛愛平居握手惟

期道義之交延譽當朝常丐齒牙之論而未乾蔫禰之墨已彎射羿之弓知士其難世必以臣為戒常情共惡人將不食其餘而臣與遊既昧於擇賢在滿不思於將覆自貽禍釁幾至顛隮上煩睿聖之保全得完名節於終始洎懇辭於重任尤深惻於皇慈雖避寵辭隆僅能去位而淸貲顯秩愈更叨榮莫逃僥倖之譏實負心顏之靦斯蓋伏遇皇帝陛下乾坤大度堯舜至仁察臣自取於怨仇本由孤直憫臣力難於勉強蓋迫衰殘既獲免於非辜仍曲從於私欲遂同萬物俾無失所之嗟未盡餘生敢忘必報之効

不平則鳴如彼匪人何施面目

謝賜漢書表

俯躬承命拭目生輝（卓傑）竊以右文興化乃致治之所先著錄藏書須太平而大備惟漢室上繼三代之統而班史自成一家之書文或舛訛蕃共傳之已久詔加刊定俾後學之無疑一新方册之文增煥祕書之府而奏篇之始方經衡石之程賜本之榮惟及鈞樞之近敢期孤外特與恩頒此蓋伏遇皇帝陛下曲軫睿慈俯矜舊物謂其嘗與臣鄰之列不忍遽遺憐其自喜文字之間俾之娛老然臣兩目昏眊雖嗟執卷之已艱什襲珍藏但誓傳家而永寶

雅切

謝擅止散青苗錢放罪表

有罪必誅是爲彝典原情以恕特出深仁聞命驚慚省躬湯洒伏念臣以一介之微賤荷三聖之獎知寵祿既豐初無報効筋骸已憊尚此遲徊叨蒙大度之并容誤委一方之寄任職當撫俗責在分憂方茲旰昃之勞心豈敢因循而避事昨遇國家新建官司而主計大商財利以均通分命出使之車交馳於郡縣悉發舊藏之鏹取息於民祗而臣方久苦於昏衰初莫詳其利害既已大喧於物議始知不便於人情亦嘗略陳衆弊之三冀補萬分之一屬再當於班給續已逼於會期雖具奏陳乃先擅止據茲專輒合被譴

呵豈謂伏蒙皇帝陛下深軫睿慈俯矜朴拙免從吏議特貸刑章夫何草木之微曲被乾坤之施臣敢不益思祇畏更勵操修戒小人之遂非希君子之改過蕫圖薄効少答鴻私

以謝表爲諫書

謝挍勘啓

仰報恩榮實增震慄竊以挍讐之職是正爲難委方册於程文折羣疑於獨見脫綃紐之三寸簡編多前後之乖幷盤庚之一篇文章有合離之異以仲尼之博學猶存郭公以示疑非元凱之勤經孰知門王而爲閏況乃西崑册府備帝者之來臨蓬萊道山非人間之所見自匪識窮元本學漸淵源究百世之放紛總羣言而博達則何以效官天祿對青藜而屬書抱簡羽陵拂白蟫而辨蠹如修者畚惟庸妄族本羇單雖出逢千載之期而生有百罹之苦入橋門而著錄最後諸生閱月旦之坐評敢希一目徒以浸潤聲名

之代優游教育之仁過時之年已捍堅而難入少作可悔終雕刻以無功早濫吹以決科旋釋巾而補吏遠親而得斗祿雖慰於子心斂版以揖上官遂成於俗狀學久矣而將落思元然而欲枯進無取當塗之資退已失故時之步歲月其忽徒有志於分陰英俊並遊方問途而孤進內顧摧頹之若此敢懷榮過以為心豈期天幸之來特被柄臣之薦敢辱知人之美蓋因連茹而陞蒙曲造之并容俾考言而善擇顧蕪庸之末學已屢試於有司頑鄙之有五龍盡於是矣鉛刀之堪一割其可再乎固無可喜之文過辱太優之等俾從賓席入預書林一進階而可榮何勝於屏遑三下拜而

聞命深服於訓辭天闕午趨進目睛而眩轉芸臺深敬近星象以聆回慈竊金匱之書坐費太官之膳內循忝據有溢情涯此蓋伏遇聆文相公變物均私樂材推美圖方有範大陶冶以埏鎔高下不欺正權衡而輕重閔此庸懦曲以甄收誓堅頂踵之誠永荷丘山之賜

六一居士外集錄卷二十一終